



家在太原

## 记忆中的杏花岭体育场

皎君

对于太原人来说,杏花岭体育场都不陌生,体育赛事、盛大集会常在这里举行;也曾是附近居民不可多得的休闲之处。于我,它启蒙了我童年时对篮球的热爱,开掘了我对自身体育潜能的认知,并且承载过我人生最为重要的决定。

体育场坐落在杏花岭这条东西向的小街中部,大门坐北朝南,由门向北延伸一条宽宽的甬道,甬道尽头是一方照壁。往东折就到了府东街,西边有小门通向体工队家属院。甬道两旁人行道上槐树、柳树高高的树梢与运动场的围墙相比肩。西面是篮球场等小型运动场,东面是大型田径场。主席台坐落于北看台正中央,400米环形跑道让人顿生驰骋之意。十几级台阶的大看台呈环状层层推向半空,椭圆形的田径运动场平展开阔。杏花岭体育场占地规模大,赛事活动多,在太原人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迹。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家住在体育场附近。清晨,高高低低的男孩女孩奔跑在长长的跑道上,晨曦下“马尾辫”飞扬,太阳在少年身上镀了一层金光,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欢乐的笑声,间杂着啾啾鸟鸣。

夏日黄昏,体育场是散步的好去处。我们姐妹仨或牵或挽地簇拥着父亲,在看台与跑道间的空地上随意踱步。风送来阵阵清爽,偌大的场地间或有三五对情侣坐在台阶上窃窃私语,而我们则像脱兔一般跑跳追逐着,突然想起什么,又回转到父亲身边。“杏花岭,怎么不见杏花呢?”父亲笑望着我们:“明朝时,朱元璋封他的三儿子朱橚为晋王驻守并州,这里就是晋王府的花园林苑。”他继续讲:“当年这里地势高,有岭有坡,种了很多杏树,一到春天杏花飘舞,可美喽。”

天下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我和妻子吵了近40年,却越吵越幸福。其中奥秘:夫妻吵架讲究艺术。

轮流妥协制。刚结婚时,常因一些鸡毛蒜皮争吵而烦恼。过年回老家,父亲赐“秘方”。回来对妻说,建立“轮流妥协制”,重点强调“轮流”二字。妻答应了。但当又一次“辩论赛”开始时,我们谁也不服谁,眼看“战火”要升级,我连忙打住:“行了,我不跟你争了。”两天后,“战争”又打响,她的嘴像机关枪,向我猛烈扫射。我提醒:“你别忘了!”妻假装不记得,继续发难,我重重地说:“轮流妥协制!”她张口还想说什么,我瞪大眼睛:“嗯?”她马上闭嘴。我乐得捧腹大笑,她也笑了。轮流妥协,彼此谦

让,矛盾与争吵越来越少。

意见登记簿。有了孩子,常因吵架吓哭女儿。有一回参加活动,我和邻座闲聊。他谈起他们夫妻处理矛盾的方法——意见登记簿,谁有意见写在上面,热问题冷处理,让我大开眼界。一次,我们闹矛盾,妻子在意见登记簿上写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四化,快去买米。”我看了后,马上照办。中午我买米回来,餐桌已摆好饭菜,不见妻子踪影。我翻开登记簿,写着:“生米已煮成熟饭,请你咽下,我去单位开会了。”我开心地笑了,心中怨恨烟消云散。这些年,我们夫妻记下几本“意见登记簿”,实录了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吵架公约书。我俩退休后,妻

在客厅挂了幅字“家和万事兴”,语重心长地说:“老马,余生不长,咱以后少吵,最好不吵,有话好好说。咱定个‘吵架公约’,如何?”我举双手赞成。妻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拟订“吵架公约”:吵架关上门,避开所有人,包括父母、孩子;吵架要文明,不动粗,不动手,只动口;辩论勿跑题,就事论事,严禁翻旧账算老账;吵后不冷战,不外走,冷战不过夜,外走不出小区;“家丑”须保密,不告状,不诉苦,不外扬,树立好形象;违反本公约任何一条,罚其包揽家务三日;双方签字生效,女儿监督实施。

在女儿的监督下,我和妻子严格遵守“吵架公约”,全家和谐,幸福安康。

我家『夫妻公约』  
天柱

回忆往事,往往一个微笑,一个回眸,一段音乐,一篇文章,思绪的潮水就会汹涌而来。

1963年,我16岁。初春干冷,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与母亲回老家,生产队组织青壮年去20里外掏厕所拉大粪积肥。我和大爷赶着牛车,把肥料卸到村子的地里,一天下来挣8分钱。出发前母亲给我1角5分钱,让我在半路买个馒头,我把带的干粮吃了,钱没舍得花,一直装在兜里。

天不亮就穿棉袄出发上山,冻得直哆嗦;掏大粪装车热得汗流浹背;天黑了再穿上棉袄回家。一天全在山上,很累,但大伙干劲十足,大爷赶车还哼着小曲。小曲一路相伴,给予我力量,男女老少热火朝天的干劲感动着我,让我燃起写作的激情。有生活写起来就顺手。我用两个晚上写成诗歌《赶车小唱》。当时投稿不用贴邮票,标“稿件”即可,我寄给了省级文艺刊物《火花》杂志。

不久便接到回信,邀我到编辑部谈稿子。南华门东四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和《火花》杂志社的驻地。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编辑,因我注明是初中学生,编辑为谨慎起见,问了我许多问题,比如诗歌的创作过程,写过什么稿件等,我都一一回答。编辑老师热情大方,给我倒水,还鼓励我继续写作,让我感动不已,遗憾的是,由于太兴奋,竟忘记问老师的尊姓大名。走出编辑部,正是立春时节,乍暖还寒,迎春花的小花苞绽放在寒风中,别有一番生机。

很快,《赶车小唱》被刊登在《火花》杂志1963年6月号上。后来,省文联又通知我去参加了省文代会,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更为高兴的是,一共51行的长诗,收到稿费25元。

看着笔下的文字变成铅字,抚摩着散发淡淡油墨香的杂志,那一刻我兴奋得快快要飞起来了,第一次感觉到写作的幸福,到邮局取回稿费,手都在颤抖。当时学徒工每月不到18元工资;工人每月挣30到50元;1斤猪肉6角多;一级面粉1角8分1斤;粗粮1角3分1斤,25元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16岁的我,平时揣在兜里一角两角的钱都舍不得花,留着买蜡烛或纸笔;衣服破了,自己缝补一下继续穿。可一下子我想到了母亲。母亲养育我16年,我还没尽过一点孝心。于是,我赶快回家,把5张崭新的5元交给母亲,母亲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了。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好菜让我吃,她却一筷子都没动。这一幕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抑制不住地落泪了。后来,我勇敢地拿起笔写了一些能带给人温暖、引人向上的文章,发表的各类文学作品所得稿费、奖金,每笔钱都花得高高兴兴、坦坦然然。

转眼间,我薄霜染鬓,与文学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它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青春  
十六岁,我的第一笔稿费

宋培贤

连载

早早辞退了仕宦回归故里,因为绿荫深处有他的钓鱼台。

表面上看,赵载是一个不以世事为怀的隐居钓客,但内心里却对狡诈奸诈之人之事充满了痛恨和不屑,钓上来的鱼,也许就是那个诬告他的奸臣。然而,身为家天下的官员,在官位上才能稳坐钓鱼台,赵载下了台才钓鱼,表达的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和象征。

在亳城与葛伯寨之间,有一片坡地,坡顶有平原数百亩,地名童子坪,即史书“葛伯仇饷”处。葛,是跟随大禹治水的功臣伯益之子大廉的封地。禹之子启为报伯益禅让帝王之恩,特封其子大廉为葛邑之伯。随后,葛邑渐渐发展为葛国。夏末,商汤王居亳,与葛国相邻,汤屡以葛伯不祭

祖神、冤杀幼童为名,征伐葛国,最终夏朝的葛国被商汤所灭。故此,葛伯究竟居何地,成为探索夏文化的一个重要古地名。

赵载当年返乡隐居,也常常到葛伯寨怀古:

野老传呼葛伯城,面山临水一湾平。青官布令兴东作,黄犊随风晓趁晴。何事当年曾夺饷,于今比屋尽知情。民风伯业皆陈迹,写景人还说旧名。

垣曲的老人不称葛伯为寨,而叫葛伯城,一面靠山,一面临水,所以这里的地亩也像一条弯曲的流水似的平平坦坦。礼部颁布政令,岁起于东,而始就耕,“农家东作有丰兆”,小牛也趁着初晴的早春开始耕地了。当年葛伯为何杀饷者夺其食,如今家家户户都耕田。过去的民风和葛伯的霸业都过去了,但我写诗还要用旧的地



62

苏  
华  
著

■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节选

名。赵载称亳城为“汤都”,对葛伯寨则叫“城”,如此准确的用词,不是饱读历代地理志的人,决然用不出来。

如此美好的山居图景,让人很难相信,这就是南临大河,襟带嵩洛,东倚太行、王屋,踞河北之脊,西接中条,遥

连关陕,商汤灭夏之战的必经之地吗?这就是晋末及五代时攻战无虚日,暴骨遍野的垣曲吗?带着寻找历史真相的疑问,1980年和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对垣曲县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两次调查,在所调查的21处遗址中,全都包含有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等两种以上的文化遗存,保存较好且有发掘价值的多处遗址中便有古城东关遗址。

198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三面环水,东、北为流河、亳清河,南为黄河的垣曲古城东关遗址进行了试掘;1984年秋,在对古城遗址周边地区展开调查时,于南关高台地北部意外地发现了一段城墙遗址。经1985、1986两年时间的调查、试掘,1988年正式发掘以来,一

座平面接近于梯形的近方形城址,渐渐呈现在考古人的面前——其北墙长338米,西墙长395米,东墙长336米,南墙长约400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西墙的南部与南墙的西部在主城墙之外还建有夹城墙,两段夹城墙在西南角相会并留有缺口,西墙中部另有包括在夹墙之内的城门。考古人估计,西、南城门外均经此夹墙间从西南角的外城门中出入。城内尚有制陶作坊和宫殿。出土物有陶器、石器、骨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用具,也有零星的兵器,另有少量的铜器、炼铜渣和卜骨等。经考古学者研究,垣曲商城不是一座孤立的城堡,它所处的古城地区一直是垣曲盆地不同时期原始文化发展的中心,古代居民从未间断过在这里的生活。

历史